

李石疊集

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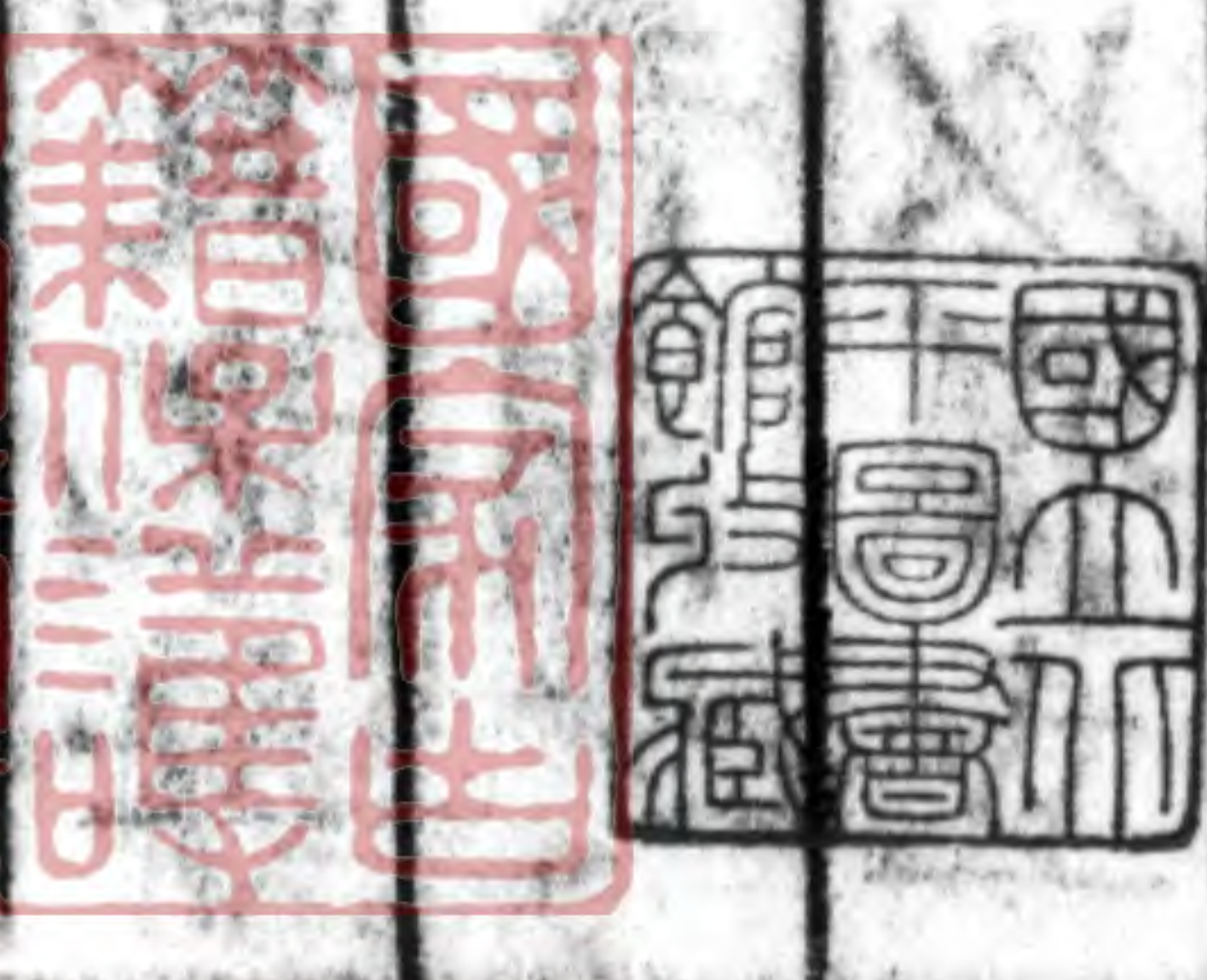


李石壘集卷之四

傳

郭母傳

郭母者姓淡氏徽望族也笄有二齡歸于  
郭某生從仁及從道順乃舅姑和乃室人  
當乃夫子有古賢婦者風族黨稱譽焉既  
而某遘奇疾母殫力以侍湯藥竟弗起悲  
哀憤懣三年如一君子以為難比終喪而  
從仁有歿年且饑從道方九齡矣鄉有富





人欲奪母志者委以貨財喻以困苦誘以  
逸樂母曰身可死節不可貳義可徇利不  
可圖吾所以隱忍而不相從于地下者以  
孤兒未成慮郭氏之不祀也言者慚而退  
自是勤于績紡命從道出就外傳歸則以  
多寡校篇章以邪正校書晝夜必執女紅  
以伴誦讀從道嘗欲購一書未有貲也母  
即解衣以易之一夕泣謂從道曰吾聞之  
歲身者隆孝樂道者忘貧若懼勿以孤立

而棄身貧窶而廢道從道用是感激肆力  
于學正德丙子乃登鄉薦報至母喜曰撫  
吾兒以有今日庶于死也不忤生也不徒  
矣微之人聞而嘉之比年七十有五刺史  
趙隆函欲以事請于天子既乃弗果君  
子曰郭母之獲壽也宜哉久不更其守詩  
曰之死矢靡他又曰壽考維祺其是之謂

乎

跋



讀忠義實紀跋

李宗樞曰重全喪以畔倫者道家之明忌  
節患難而苟免者仕子之恒情統之方軌  
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每謂判利器于盤  
錯識誠臣于板蕩也慨夫逆濠不恭域中  
震懾于時江西諸郡邑長吏竄奔姦雄景  
附劉李協謀王綸潘鵬之徒北面而服役  
之萬世尋道淪斃殆盡而東圃劉公以進  
賢一宰之力尺地群生門庭虎穴迺首倡

西亭書院雅

忠義誓衆守土不有其躬以遏方張之勢  
載諸實紀者可徵也一時豐城餘干列邑  
相觀而起迺俾有衆喻夫忠義以達性命  
之原以率綱常之則尋道賴以復明不墜  
于地殆夫豫孚誠感使其然乎濠乃不敢  
飛麾東響順流而北厄于安慶卒之義旅  
宣力江上倒戈光我有夏戰我衆兆民伊  
誰兆之雖詩書所稱又何憚也衛道之功  
于斯爲烈彼以勞定國覲公者淺矣景風



之賞彞鼎之銘後世何貶焉語者或以專  
殺訾公詎非逆徒殆矣夫恒性而不知有  
忠義者也

問

對湯溪王問

毅菴孫大夫晉尹京兆將去返湯溪王與  
客游于鳴泉之上顧客而問曰孫大夫之  
行也諸大夫發之廢士德之衆兆民懷之  
若弗忍釋何感人爾也客曰聞之大夫越

西亭書院

人也昔在我武皇之朝擢爲司諫宸  
蹕巡遊紹璫恣借民困時益官邪日昌重  
以奸彬之黨逆濠之變于時默者苟全負  
刺言者召釁蒙殃大夫匪躬抗疏諤諤琅  
琅今載在南垣奏疏可考者疏凡四十三  
上纓綬之士孰不欽其忠而與其良也王  
曰直哉嗣歷藩臬風裁克持權勢中忤貝  
錦是罹遂左遷焉歷郡邑閱變更彼因物  
以有遷亦常物之大情大夫弗諂弗詘弗



尤弗驚行中則身中清履易險而一之也  
王曰正哉今爲左丞掌我汲藩穀我士女  
實我廩廩以公以慎以旬以宣其自處也  
則泊焉素焉若將終身焉王曰節哉儉哉  
客曰王知其善未知其自直者德之健正  
者德之貞節儉者德之約是皆天命之性  
人心之義內之則一外之則二率之則存  
舍之則離大夫之感人也由其有是德也  
德修而政善政善而物感矣其在詩曰羔

羊之皮素絲五紵又曰好是正直大夫之  
謂也王不觀諸泉乎蒙之象曰山下出泉  
夫泉在地中淵乎叵測浩乎叵窮出而遇  
險始也洵洵爾逝也滔滔爾終也洋洋爾  
渾渾爾委而爲河肇星宿潛崑崙包砥柱  
冒石門配靈漢於穹昊體委蛇於厚坤衍  
而爲江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  
引沮漳源二分于岷嶽流九派乎潯陽會  
而爲海往來二曜嘘吸百川洪潯浴日巨



浪溥天望之杳而綿莫測之廣而靜淵有  
本者固如是夫今夫京師者四方之極京  
北者群有司之表昔廣漢用而好發樂廣  
處而恠散敞諫而待詔止縮相而減騶見  
大夫行矣以若直化若枉以若正化若邪  
以若節儉化若奢靡彼都人士之感也猶  
是也越是而登台衡升鼎鉉均平四海表  
正百官舉直而枉者遠矣修正而邪者息  
矣崇節儉而奢靡者屏矣天下之感之也

猶彼也惟返也與哉王釋然悟勃然興油  
油然而豫且嘉也乃命童子乃肆研几乃  
親繪別圖并書容對以貽大夫云

表

代賀皇太子生表

伏以皇運邇隆仰際中興之盛天  
枝毓秀欣開前耀之祥暨厥照臨均茲鼓  
舞竊惟黃離繼照爰垂元吉之辭青震游  
雷卦著長男之象炎帝啓火德之運兆感



神龍商后肇地統之基降先玄鳥瑞稱麟  
趾德詠螽斯肆貞乃萬邦元良是賴而本  
宗百世敷錫攸歸恭惟 皇帝陛下 聖  
明天縱制作日新大孝尊 親至仁饗  
帝道全德盛紹精一之傳禮序樂和建中  
和之極遠謀茲翼上續鴻圖慎貞淑之求  
膺嬪御之選是以百神效順萬姓交懽赫  
赫厥靈胤祚永錫明明我 祖陟降不遠  
中霄流華渚之虹北極兆壽丘之電莞簞

占於熊夢弓韜符於蕤禡禮具星弧香浮  
月宇搖山呈彩令屬玄冥幼海騰瀾篤生  
皇嗣此 宗祀無疆之慶實 聖人有道  
之徵臣叨列西臺謬巡中土遙瞻雙闕長  
懷嵩嶽之呼茂啓多男竊效華封之祝伏  
願養蒙惟正允培作聖之功賂哲在初敬  
懋祈天之實桂宮游息儲前後左右之賢  
蘭殿藏修得父子君臣之道日重輪月重  
華永保苞桑之固乾稱父坤稱母適觀瓜



石渠寶笈卷四  
一  
旆之繁臣下情無任欣躍仰戴之至

疏

乞休疏

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仰乞 聖慈矜憫遠  
臣早 賜放歸田里以全軀命事臣陝西  
西安府耀州富平縣人中嘉靖二年進士  
選山東青州府諸城縣知縣嘉靖六年九  
月內吏部為缺官事行取到部嘉靖七年  
三月內選河南道理刑本年十月內實授

西學書院

浙江道監察御史嘉靖十一年二月內陞  
河南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南直隸鳳  
廬等處屯種倉場兼整飭兵備理刑竊念  
臣本以蓬蒿賤子愚劣無知賦性蠢迂諧  
世寡術荷蒙我 皇上兼收不棄擢置今  
秩雖隕命捐軀不足以報 天恩于萬一  
顧才微秩美福過災生自去冬十一月內  
痰火交作脾胃兼虛四肢疲倦心神恍惚  
藥餌療治祇謂旬月可回延至今春正月



以來更剗屢投竟無寸效元氣日耗前疾益甚凝思內省自知其不可醫藥而目前之勢誠不可為矣緣臣之職守兵備有地方之責屯田有錢穀之司理刑有訟獄之寄事務頗繁關係匪細使臣伏枕竊祿棲遲濡滯萬一地方債事雖置之萬死其何能贖蓋矢死圖報者臣之心也數竒坎墮者臣之命也伏望 皇上俯垂天鑑洪普聖慈將臣早 賜放歸田里俾遂首丘之

願早選賢能以克茲任則 天地高厚之恩終始曲全而微臣感荷之私死生莫報矣再照臣為御史而不能糾逐姦回空言無補為僉事而未及輯寧黎庶抱志莫伸誠天地之棄物 朝廷之罪人上負我皇上作養之 恩下負平日父師之訓多矣臣又豈敢安受冠服以辱顯庸 大命並乞將臣奪其今秩容令為民以贖前愆儻大造回生微軀不死則再生之日皆圖



報之年也臣無任隕越恐懼待死待罪之至

陳言邊務疏

竊惟先王之世守在四夷而制馭之方嚴乎內治故猾夏之典徂征之謀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夫宣府大同二鎮近屏畿甸遠控胡疆在西北諸邊尤爲切要而防禦之道固有不可忽焉者矣嘗莊誦我聖祖之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

西亭書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欽此聖慮宏淵神謨睿鑑誠萬世安攘之良策也夫何承平既久邊備日弛考諸未習漸渝初制然弛而不張文武弗爲變則必通堯舜之治恭惟聖人御極百制維新世登大順其於團營將士尤特加選練既勅大臣以提督又勅科道以糾察蓋將自內及外自近及遠而諸邊將士一何幸也於此仰見我皇上安不忘危



心不自聖其與 聖祖之訓 先聖 後  
聖同一揆矣 臣奉 命巡按隆慶州并宣  
大等處地方顧力微任重夙夜憂惶周爰  
咨諏歲且更始閱邊備而思重臣之遣驗  
邊臣而思考察之嚴校邊軍而思簡汰之  
舉察邊防而思墩堠之增稽邊餉而思本  
色之處慮邊儲而思屯政之修歷邊地而  
思官軍之改詢邊患而思所治之設飭邊  
鎮而思克發之移覈邊弊而思買功之禁

遂釐十條自忘愚陋復昧萬死上瀆 聖  
明伏望 皇上俯垂 天鑒倘蒞荒之語  
大聖不遺而葑菲之微薄言下采誠邊方  
之福天下之幸 臣愚之大願也 臣無任頓  
越待罪之至緣係陳言邊務以光 聖治  
以獻愚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  
謹題請 旨  
一遣番臣以修邊備臣聞履霜馴致夫豈求之至  
桑土貴徹于未雨之初而先事之防未發



之禁古之人恒汲汲也今夫四夷之患莫甚于西北而西北諸邊莫弱於偏頭三關莫要於宣大兩鎮三關之患在人其弊也離兩鎮之患在已其弊也廢何哉鴈門寧武稍近腹裏而偏頭一關孤懸極邊該鎮馬步官軍不過一萬有奇而復分布各該城堡雖有山西民壯可以助守而不可以臨敵雖有遊兵一技可以禦寡而不可以拒衆每遇達賊或駐青山子或駐煖泉峪

或由菽麥黃甫諸川或由平虜井朔而下必西請兵于延綏相去八百餘里東請兵于大同相去七百餘里然虜不久留兵難猝至抑且各鎮外相頡頏內分彼此雖應援赴救例不敢違而觀望遷延緩不及事是以徃徃地方被掠官軍失利蓋分殊力敵人心之離其勢使之也天下之兵言精者必曰邊兵言邊兵必曰宣大臣未見之猶夫言也既見之猶夫兵也臣嘗巡歷兩



鎮見其紀律漸疎多因循以延日號令漸  
縱每姑息以取容又重之以烽堠不嚴要  
害不固器械不利訓練不實名雖出兵實  
則送虜名雖按伏實則耗糧若此之類不  
能悉舉蓋法久弊生兵事之廢其時使之  
也幸無大警猶爾支持萬一虜衆大舉深  
入以無備之地不振之兵欲阻其莫遏之  
勢是則可憂也然明主危治世而勅時  
幾大預防而圖不見必命大臣以總制

之尤隆以重職假以重權職重則人自服  
權重則令易行而離者可使之合廢者可  
使之興矣伏乞勅下吏兵二部議擬於  
文職大臣之中推其素知邊事一員查照  
近年文貴孟鳳馮清等事例請勅一道  
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  
延綏地方允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聽隨  
宜處置應具奏者奏請定奪如三關有  
警則調遣應接分布設令不出於多門兵



如集于一鎮仍親歷各邊遍閱兵馬相機  
籌畫因勢變通弛張因革務俾邊鎮協恭  
武備畢舉虜營遠遁朔土維康益隆聖  
神之治永延宗社之休一嚴考察以慎  
邊臣臣聞將者國之輔人之司命三軍與  
之俱治與之俱亂者也蓋聞外之寄任之  
貴專而丈人之吉用之貴審故曰置將不  
可不察也方今諸邊將領非不敢謂其皆  
不賢亦不敢謂其皆賢而武備之不飭兵

氣之不揚未必非斯人之責也夫何積習  
相沿因循日遠以奔競爲謀以諂諛爲賢  
以便佞爲才以顧忌爲智以飾貌爲勇人  
之視之亦以此爲優劣抑且患失者百計  
以固其位患得者多方以竊其爵憂深於  
安攘而志切於士卒者未之聞也然非考  
察精選振作而一新之則愈趨愈下彼之  
得失不足恤而軍旅之死生疆場之得喪  
國家之安危可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



擬會同都察院通將各邊將領自總兵以  
至副參游擊嚴加考察稽其素履考其成  
功驗其心跡酌其才能應存應去應調應  
改俱奏請定奪仍著爲定例五年一次  
舉行則倖位者遠修職者勸而激勵奮發  
之下必有忠貞武毅之才矣一舉簡汰以  
精邊軍臣聞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  
皆勇之士蓋強弱之等固不可以強同而  
通變之方亦不容以終異臣觀兩鎮之兵

宣府鎮原額旗軍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一  
十八名見在七萬四千三百四名大同鎮  
原額旗軍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名見在  
四萬九千二百六十五名以數計之不爲  
少矣有奇兵有遊兵有援兵以制觀之  
不爲不善矣然而緩急莫濟者豈獨兵之  
罪哉蓋簡汰不行無以別其材力之強弱  
技藝之能否而致之用焉耳伏乞勅下  
兵部議擬行各該巡撫都御史會同鎮總



等官每歲仲冬倣周人教大閱之期會集諸軍嚴加試驗如胡寅所謂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在鎮城則先儘竒遊三營次及前後二營在各路則先儘前哨次及各哨如年力精強技藝習熟是謂上兵收之以爲先鋒年力雖強技藝未熟是謂次兵收之以冀後選年力不堪技藝無能是謂下兵置之守城以供雜役上者食糧一石五斗次者一石下者五斗來歲

再舉因其進退而升降之則在上者思受知報効之忠在下者動羨慕奮發之勇由是而嚴其教訓查照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題 准事例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每營二名各千軍人學習通曉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至五兵之內莫不皆然仍使之辯其旗物一其心志習攻取進退之節陳威儀貴賤之等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其大閱之際仍查照洪武



六年事例騎卒步兵試驗技藝各該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總小旗俱以軍士之中否爲賞罰將見兵無不精以之伐敵懷服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何往不利但因循者以守舊爲良顧忌者以事重爲慮殆未之思耳昔趙雄嘗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不惑乃能集事又臣犬馬之私望于聖明者也一增墩堠以便邊防墩堠之利遠瞭望以知出沒時傳報以便禦守出戰拒敵

固勢之所不能也宣府一鎮沿邊墩臺相去甚迤聲呼可以相聞警報易於速達又加以山谿阻障城堡絡繹通賊之途各有定所防守固易矣大同則延袤曠闊地勢平漫至于大漠有大邊有二邊二邊去鎮城九十里大邊又去二邊九十里然大邊足以知大舉之來二邊足以報竊入之虜重邊遠瞭慮亦周矣柰何墩臺相去甚是稀疎或二十里或十有餘里方接一墩瞭



望不及砲火難傳是以墩臺每爲攻毀墩  
軍被其虜殺警報不明出沒不知官軍難  
於應援居人行旅莫知趨避或入寇之時  
不敢舉放砲火既出之後方纔補添攻毀  
墩臺不敢修築以致年復一年墩臺益少  
備禦益難每聞大邊守哨官軍私帶針線  
耳墜梳篦等物與賊買賣擬法固爲難容  
原情實不獲已蓋彼孤懸漠外日與賊鄰  
傳報既廢應援實難情奪于畏懼而勢難

于支持彼豈不以望高巡哨失於飛報以  
致陷城損軍及入境虜掠重則坐斬猶在  
秋後次則克軍尚可生還而攻毀墩臺死  
在瞬息輕重緩急已較然也置之必死之  
地而禁其竊生之具繩以莫犯之法非惟  
彼不能堪而易於故違在我已先失其處  
之之道矣伏乞 勅下兵部議擬行該鎮  
鎮巡等官哨探賊營遠去聲息稍寧之時  
會調各營各路之兵起借夫役分工立限



凡大邊二邊墩臺稀疎之處相其地勢一  
一添補舊墩壞者即為修葺仍於南北添  
築傳接砲火墩臺直抵鎮城每墩以七人  
或十人守之本鎮軍或不足即以河南山  
西禦備之軍與本鎮相兼守哨仍督令各  
墩置備器械及佛朗機等項砲石如一墩  
被攻兩墩夾打彼此相衛墩臺可以無失  
砲火飛傳應援可以猝至仍行各官並將  
通賊之路亦因其形勢剷削挑濬或為拒

西亭書院雕

馬深溝或為品字大窖如平地可為止息  
者暗藏地雷地砲之機險處可為計勝者  
陰置窩弓伏弩之巧多方設險處處有備  
庶幾遠瞭足以知其將至設備足以拒其  
驟入人畜易于趨避官軍便于應援矣二  
處本色以裕邊餉昔孔子論足食足兵於  
不得已也必去兵以存食是食有重於兵  
者以今宣大兩鎮論之國家之制每軍  
月給糧一石後以其不繼也每歲本色折



色各居其半又以其不繼也每歲一二月  
支給本色餘皆折色折色之價少則六錢  
多則六錢五分雖稍有本色之積俱備按  
伏之用而月糧不與焉夫以邊鎮之軍征  
戰無時調遣靡定餘丁在族者尚支持于  
少賴匹夫應役者實困苦于無聊終歲所  
仰在于月糧每月所得止于若此以尋常  
市價斗米銀錢計之多者僅能易米六斗  
五升是三分而失其一也死乎歲多凶歉

價每沸騰所失又可知矣糧既不足更無  
商賈之業無有俯仰之累身迫于饑寒而  
情牽于家室如之何不沮抑其圖報之心  
而消索其勇敢之氣也夫民衣食足而後  
知禮義至于軍乃歛其衣食而責其忠勇豈  
情也哉臣以爲欲邊儲本色之克不獨在  
于發京運之銀開鹽引之中時屯種之徵  
權輸粟之例而民糧不處本色不復終莫  
之能濟也已今之論者必曰民貧矣折色



猶難矣然攘外以安內養軍以衛民勢有  
緩急分有輕重昔也如何而可行今也如  
何而難復不可以不深長思也伏乞 勅  
下戶部議擬凡山西河南山東應派宣大  
二鎮稅糧省分各請 勅一道責令各該  
布政司右布政使一員專理分派糧稅不  
得假手書吏每歲預防各屬州縣地方有  
無災傷年歲有無豐歉戶口有無增減別  
其等則酌其多寡務將邊糧俱派上則上

門人戶各該巡撫都御史預將本鎮米價  
開送戶部轉行各省坐派價值務足邊鎮  
一石之數其徵完起解之際布政司總部  
等官查照先年舊例親詣各邊督併交納  
各該巡撫都御史仍會同總理糧儲郎中  
分派城堡酌議時估如糧銀符市井之價  
大戶無添陪之苦則悉令其易本色以上  
倉各軍每月支給本色糧米一石時或米  
價太貴糴買不堪則即以原派價值或給



散官軍或收候召買那移見在倉糧支給  
則廩有餘儲兵無艱食而效死之忠不作  
于戴恩之下者未之有也三修屯政以輔  
邊儲昔漢臣趙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良法莫有過焉者  
也 國家之制大率以衛所軍士三分守  
城七分屯種於守禦之中而得耕穫之利  
且耕且守足食足兵法固善矣但遵行之  
久則有不盡然者如萬全都司并所屬屯

田共一萬九千六百五頃七十二畝六分  
一絲一忽牛一千一百二十八隻山西行  
都司并所屬屯田共一萬一百一十八頃  
二十畝五分五釐牛一萬七千八百一十  
五隻牛隻歲報俱是虛名屯地日荒半爲  
曠土何則膏腴之地失業者率權豪勢要  
歸姦貪之輩私鬻者多水坍沙壓之詐或  
換段移址公然抵盜或有糧無地平白包  
陪考其冊籍多夙弊而難憑究其界限指



他地而妄報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又加以邊方之軍與腹裏不同蓋腹裏之軍征戰之時少安逸之日多是故得以盡力耕耘兼資守禦而邊方之軍將令一呼軍旅畢集使其遇砲火傳報之警待田畝耘耨之夫舍耒耜而稱干戈非惟時有所不逮而勢亦有所不能也是以歷年以來軍不暇耕也多派餘丁舍餘計一人給其一分又以力不能供也分派餘丁舍餘每二人

共其一分間有一二猶在正軍者本軍歲支月糧十二石止納屯糧六石更無別差晏然閑散以在官十二石之糧而易糧六石占軍一名此臣之所未喻也蓋國家之制藉此以資糧非緣此以病軍也失今不爲之料理則弊日益深田日益蕪而將來爲力益難矣伏乞 勅下該部議擬查照弘治年間差員外何文縉清查事例選差風力部屬一員請 勅一道前詣宣大



二鎮會同各該巡撫都御史并總理糧儲  
郎中管屯僉事等官先將屯地追究簿籍  
詢訪知識之人逐一清查丈量除在勢豪  
者悉皆追奪盜賣抵換者悉皆改正照例  
參問及見在者查照分撥外中間如有水  
坍沙壓是實及山坡石澗不堪耕種者大  
同則查納牛具銀兩新開熟地宣府則查  
公務驛傳團種等項熟地擇其肥饒者而  
補給之查補明白除去正軍悉選殷實餘

西字書院

丁舍餘計名分撥每人給以由帖一紙明  
開四至條段令其收執或力貧身故更代  
之日即以此帖告官轉給仍備造冊籍  
奏繳其撫按郎中僉事等官以至都司衛  
所各衙門各收一本以備參考戶部于年  
終仍將各鎮完過屯糧分數別其等第奏  
請將巡撫郎中僉事等官完者量行勞獎  
欠者量行罰治倘兩鎮清查有益通行各  
邊各省一體施行則夙弊可清姦人知警



因地之利足兵之食其爲利也博矣二改  
官軍以墾邊地查訪得宣府鎮順聖川東  
西二城先於天順年間設立馬房牧養  
御馬後以不便罷革該巡撫葉都御史  
奏將前地分給牧馬各軍屯種每名六十  
畝歲納細糧三石草七束五分弘治年間  
議將各軍掣回宣府鎮城操備遂於各衛  
所摘撥舍餘餘丁赴彼種地納糧每月食  
糧一石名爲團種之軍以其無統也乃編

立司伍設把總管隊官員以率之每城又  
設守備一員以統之但管隊把總等官俱  
於蔚州懷來宣府前左等衛選補更替彼  
往此來官無常職迎新送舊軍無定志又  
加以文卷無印信之可據田糧無冊籍之  
可稽剝削于下侵盜于公糧無完歲訟無  
虛日弊用是作而姦由此起矣以其糧之  
難徵也各該官員每於各軍月支糧內扣  
除二斗七升五合以補應徵糧草各軍每



月實支糧七斗二升五合夫以庶民之家  
分田于衆尚取歲租以供養况前項地皆  
平曠土頗肥饒每軍分撥六十畝利亦廣  
矣歲止納細糧三石草七束五分較之屯  
田賦亦薄矣猶且扣官糧以納官而彼每  
歲尚食糧八石六斗九升豈惟法失其宜  
是並其耕守之初意亡之矣臣查得各衛  
俱五所惟蔚州一衛官軍獨多分爲八所  
團種地內間有餘丁耕者俱無月糧亦能

辦納而團種各軍族內餘丁頗多是官有  
剩員耕有餘夫不可不爲之一處也伏乞  
勅下戶部議擬行該鎮巡撫都御史再行  
酌議奏請將蔚州衛多餘三所官員弁  
各印信俱更調于順聖川東西二城地既  
相鄰官亦足用即將前團種各軍分編百  
戶亦如各所之例其蔚州衛見遺三所旗  
軍分撥伍所帶管仍查團種地內除見係  
餘丁耕種者仍舊外其餘但係各軍名下



耕種者俱令退給各該餘丁一體辦納各  
軍照舊支糧專一操備聽其調遣戰征則  
官軍均便糧草易完而事體亦相安矣  
設所治以禦邊患大同鎮之東爲聚落驛  
西爲高山站相去鎮城各六十里而聚落  
之北有採掠山高山之北有馬頭山俱深  
藏胡虜之處是以每次入寇自東採掠山  
而下直犯聚落又其南則大同縣方城東  
平等處自西而下直犯高山又其南則懷

在應州等處此要衝之地出沒之塗也但  
兩驛之中軍人不及二百迎送之數尚且  
不敷征戰之役夫復何望徃徃鎮城兵馬  
聞報而出虜已得利而歸是以行旅不敢  
出於其途居人不敢耕於其野近年以來  
兵馬按伏多在于此動經旬月不獨錢糧  
糜費亦且軍馬疲勞此事之不可以不備  
而不容于不處者也查得先爲地方事該  
巡撫大同都御史張文錦題要將二城北照



先年井坪所事例奉設二所各置守備千  
百戶等官分撥大同城原額冬夏操備馬  
步土兵鑄降印信銅牌銓撥官攢人役仍  
將勘撥功臣田土及近山荒地每土兵一  
名撥給一百畝領種後以地方多事迄今  
未舉臣巡歷該鎮詢之軍民悉皆稱便揆  
之事勢亦甚相宜伏乞 勅下兵部議擬  
行該鎮鎮巡等官再加會勘酌處如有利  
地方查照本官原題 准事理斟酌損益

西亭書院

議擬奏 請倘蒙 俯賜施行則兵雖添  
設糧不加多而按伏之省防禦之利無得  
之矣 一移充發以實邊鎮查得問刑條例  
內一款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  
滿貫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  
滿日還職仍於原衛所帶俸差操 大明  
律內一款望高巡哨之人失于飛報者被  
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  
充軍欽此律以繩姦例以輔法意本善矣



法亦嚴矣但今邊方立功之官多發隔鎮  
富者照例納銀給文回衛猶濟公家之用  
貧者通同納賄私自逃歸祇資官吏之姦  
克軍之人本是正軍原額之衛極臨邊境  
解發隔鎮或幸遭近裏之地買免逃回更  
反脫哨備之勞未嘗成尺寸之功克行伍  
之列是彼此不歸實用上下止是虛名固  
知事發之罪凜不可踰而幸免之姦多不  
可計臣以爲因之不便然官軍之情逃于

隔衛而不能逃于本鎮畏于守哨而不畏  
于克軍伏乞 勅下法司議擬今後邊方  
應該立功軍職俱送本鎮總兵官處查撥  
各營各路令其自備鞍馬器械跟隨按伏  
截殺有功者則定其等第贖罪復職無功  
者則量增年限候滿回衛其應該克軍正  
軍亦送本鎮總兵官處查撥極邊墩臺比  
照常川守哨事例令其終身守哨庶幾可  
以除姦可以正法可以克軍旅可以責成



功矣一禁買功以清邊弊查得問刑條例  
內一款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  
公審驗若有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  
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  
附近俱克軍欽此今宣大二鎮近邊土人  
名爲鄉夫居鄰虜界頗稱驍勇每遇達賊  
入寇搶掠各家協力同心時或殺賊斬首  
多不報官私相買賣事發罪固難容原情  
實有所自蓋小人之性惟利是視而邊方

之官惟功是貪每賊首一顆多者得銀百  
餘兩少者不下七八十兩而在官賞例止  
銀三十兩舍其少就其多是以寧圖其利  
而不恤其法也及至紀驗之時或止認其  
首級真而莫究其從來之弊以致冒國  
家之爵祿傳世及之子孫天下之弊莫有  
大于此者弊之可惡莫有甚于此者也伏  
乞勅下兵部并法司議擬鄉夫斬獲首  
級一顆不願授職者於三十兩之外量增



若干著爲定例此後有犯賣者照例克軍  
地方兩鄰人等連坐以罪買者未授職銜  
照常發遣如已授職銜比依詐假官之律  
坐以斬罪奏請定奪仍行撫按官申嚴  
法典明爲省諭則犯法者無所憾而冒爵  
者有所警矣

預計邊儲疏

題爲預計邊儲以圖久安事臣聞聖王嚴  
內治以攘外非直簡訓卒伍繕治器械焉

西學堂院

爾矣以兵爲用以食爲輔未有相悖者也  
神農之教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亡粟弗能守也是知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而食固在所重矣今夫宣大重鎮也地  
鄰胡虜近衛京畿當國家西北之衝  
甲兵數萬堡堠絡繹烽燧時傳視他鎮城  
要矣然而官廩不恒克士卒不恒飽何哉  
因循之弊久而事機之會失也蓋兩鎮地  
瘠民稀風寒霜早民間耕獲粟本不多又



加以邇來年穀不登市價騰湧往歲戶部發銀各省徵解不能早至召商糴買多是後時後時則粟寡粟寡則價高價高則利微利微則雖懸重價以徵之而四方之商不至至亦難完也是故戶部之發各省之解非不至也內帑之頒非不多也補欠濟急祇卒爲折色之需耳是故錢穀之司珍藏本色而不肯輕放貧餒之卒希望本色而不可必得如之何官廩恒克士卒恒

飽也臣謹以目前之事論之如去秋年歲順成米穀頗賤當是時也官庫無積部省解發未到司國計者有懷莫措商人欲進無由延至冬末京運銀兩方至而市價已增斗數已減是猶可爲也柰何補欠濟急目前僅足而數外無餘又延至春末大不如前矣廼遣戶部侍郎張帶銀二十萬兩塩四十萬引方來兩鎮召商糴買始則久召不至終則雖認不納使督餉大臣



高坐久待以望秋成無能爲也蓋商人之業恒計本而射利今利少本傷其不樂趨而延避者亦情也若去歲秋成之際得此二十萬兩之銀可得今三十萬兩米穀之用是坐收十萬兩之利以是觀之遲速先後之間其事之難易利之多寡何如也今歲兩鎮地方雨暘時若數年曠見麥頗稔收秋亦可望此皆我皇上玄德獎和天休協應錫此豐年不獨邊徼軍民之福臣

等待罪曠官之幸也臣查得宣府萬全都司萬億庫大同府銀億庫見在銀兩數俱不多止可供目前數月官軍月糧之用其山西河南歲派銀兩非至冬盡春初必不能至若待其至而始議召商之舉是復蹈往歲因循之弊而再失此事機之會也伏望皇上照臨邊鎮隱恤貧軍重念機每難逢時多易失勅下該部速爲議擬或發太倉銀兩或借太僕馬價每鎮計其軍



馬之費可足三四年之用各發銀數十萬  
兩差官急運務在八月以裏前來交兌再  
勅兩鎮巡撫都御史各會同管糧郎中即  
日召商議買分認城堡米穀麥豆隨宜收  
納仍查萬全都司山西行都司大同府收  
貯尖丁公務牛具商稅土頭小脚等項臣  
與巡撫及各衙門贓罰銀兩俱糴買另貯  
備賑限在年終事完造冊 奏繳查考萬  
一太倉蓄積不多太僕馬價備用即以兩

金將來歲派之數扣兌補還先後不遠彼  
此亦便伏惟 陛下察之儻荷 聖明采  
納俯賜施行一時之費似多而將來為利  
甚大兩鎮之積有備而萬一值警無虞食  
足兵強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往弗利伏惟 陛下留神焉  
剿平逆賊蒙 賜白金幣繻謝疏  
伏以 殊恩誕被驚瞻綵幣之華大賚遙  
頒欣捧素鐐之重貢由九牧工出三縑並



爲內帑珍藏何幸小臣叨受薇垣動價蓬  
室流輝竊念臣職線微才濫叅藩服祗金  
壯志久荷陶鎔適因變作潢池謬委分防  
赤縣仰賴 皇靈丕振聖武布昭一鼓即  
擒隻輪不損此皆我 皇上神謀廣運睿  
算萬全之所致也詎期 盛典猥迨微臣  
揣已奚勝捫心益愧顧臣曠官中土曾無  
汗馬之勲竊比南金恒懼濡鷄之刺臣敢  
不節堅百鍊誓終朝守文子之無藏補

西

山甫之有關錙銖畢力勉期作礪之休組  
織忘愚敬祝垂衣之化臣仰瞻 宸極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修 皇陵 祖陵成蒙 賚謝疏

伏以 綸音巽布欽承峻命之隆懋賞  
頒驚拜珍儀之縉階崇風紀既湛天慈  
膺晝日之榮實悚終朝之懼竊惟 兩陵  
興繕兆自神謨百制維新光于聖孝顧臣  
俯慚駑怯乏丸丸斷栢之勞濫受鴻恩冒

西

三



坎坎伐檀之刺口同心語愧與榮俱恭惟  
我 皇上文明啓運皇德建申納九圍于  
範圍教敷冶鑄呈五色于絲紉政析縈紆  
旌功下逮涓埃荷德真同海嶽藩垣胥慶  
蔀屋長輝翠篚充盈豔質分天機之巧瑤  
函錯落素鐐出御帑之藏功詎重于精金  
靡酬溥惠才實輸于製錦深玷清班臣敢  
不益加砥礪奉天憲以肅群僚載謹纏綿  
恢皇綱而貞百度錙銖盡力尚期實鼎之

休組織傾心伏覩垂衣之治臣仰瞻宸極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祭文

祭后土神文

維我李氏始姓烏古肇自有金遷于中土  
諱曰速可茲惟鼻祖仕于華原厥終罔覩  
迨及元季族姓蕃膺厥後厥先乃文乃武  
我 明肇興受命自天維時我祖易姓而  
遷卜茲流曲沃壤大川是居是宅是守是



田歲時夔改世及相沿譜牒散逸世系莫  
傳矧茲川壤邇彼北山洪潦時行如澤如  
淵積泥增壤年以嗣年遂令塋兆覆于深  
泉翁仲碑碣霾沒荒阡俾我後人莫知其  
端望墟展拜隕涕潜然嗚呼噫嘻滄海桑  
田山川陵谷茲物理之變遷固氣數之反  
復何獨不仁湮我先域茲借宗人敬求涯  
涘荒草茫茫于彼于此神之相之示我攸  
止

祭宇文孺人文

維嘉靖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石村鄭  
子之內宇文孺人卒于京師瑤簪掩彩蓀  
壁流烟石村悼天淖之游魄痛壤末之冲  
年撫靈衣以怆悵步旅檐而盤旋粵六月  
二十日石村之友主事閻溥給事中王準  
御史李宗樞蕙肴陳案桂酒列筵乃奠于  
孺人之靈曰惟靈景胄毓秀玄丘發祥揚  
波洞浦滌雨高唐清揚玉度天啓金相實



佐君子爰有一德婉孌淑慎門內是則君子行役仕此王國汎汎方舟亦嗣有行克見君子監遁膏旨夙旋蘭馭永訣葯房瑤臺偃蹇星婺微茫少女靡恃故宮遠望昧昧與善寂寂餘慶嗚呼哀哉鶴庭露下鳳帳雲深轎回夜月旋轉秋陰三旬弗未百代斯欽神之聽之於昭降臨嗚呼哀哉

祭張令文

誕聞在昔厥德孔明顯顯不已日聞四方

西亭書院

適駿厥問南服之望誕在弱冠爰薦于鄉于鄉于雍造士是宗七試數奇終焉靡從于祿孝養令此魯疆惟此魯疆豈弟君子于以親之俾咸有止蒸民孔懷日子父母道亨靡常貝錦是罹是罹是成左屯是移聿修厥德我績攸宜厥問不隕惟哲人之猷赫赫奕奕并聞于天自天有命華亭載遷懷保孔仁于襄孔安哲人炳幾駕言徂東潁水維清黃嶺維崇槃阿載旋載陟載



臨壽考令終克正厥美世德發祥延于孫  
子伯也克賢篤生彥士駟車鷺服自天  
子所光于邦家顯于閭里有牢既馨有酒  
既旨迺肆迺壙迺享迺祀惟子小子匪今  
是欽夙瞻明德在華之岑載入其鄉載詢  
德音敬奠中筵於昭是歆

代祭三峯潘中丞文

歲在丙申月維孟秋旬日聞故右副都御  
史三峯潘公卒于中京感平生之游處悲

西亭書院

長逝之冥茫矚天濶而怛悵踐壤末以傍  
徨敬陳蕙肴載奠椒漿嗚呼哀哉維公棲  
神豹藪刷羽凰岡霧霄夙變神囿遙翔學  
海驚濤綴珠鱗而流彩文泉湧潤織玉歛  
以浮光於是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三  
千運北騰舜海以游揚利見大人飛龍成  
象觀光上國鳴鳳朝陽春殿沉沉式彈冠  
於僊籍亨衢蕩蕩恙補袞於雲房花發繡  
衣風行越甸冠施鐵樹霜皦秦疆垂駘轡



於晉關犬羊郤部按駿圖于遼海雲錦成  
章鶴唳霜臯縱聞天之逸響鴻飛海浦振  
漸陸之幽芳 帝心簡在皇覽孔明叶念  
北門之鎖鑰命南仲於朔方時則潢池作  
變紫塞蒙殃我士馬警我冠裳毀我室  
宇據我垣墮公乃憤茲頽紀殲彼跳梁舒  
徐隱忍默運區防在微衷之巨識殆哲士  
之深藏慨群言之靡定勞六師之啓行封  
豕挺妖逞九頭而流毒湯禽觸網普三而

以弘張皇天震怒赤子來降公乃瞻虞庭  
而懼忤旋洛野以徜徉如何不淑遽爾云  
亡昊天不勅惜公才之靡究哲人既萎耿  
余懷之孔傷情岳干霄仰嵩峯而並峙心  
波湛漢俯河水以齊長

祭瑞泉先生文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十日嘉議大夫河南  
按察司按察使富平門人李宗樞謹以庶  
羞清醴敬修真事于我先師瑞泉先生之



極而哭之曰嗚呼夫子洪河之秀華嶽之  
精崛起關西授學陽明秩不稱德輿論未  
平是惟外物奚足重輕已而解綬言旋講  
明聖學啓我後人卓彼先覺從游雲集昭  
然發矇吾道既西斯文是宗粵自孔殂孟  
逝聖遠言湮大道幾晦邪說亂真楊墨誣  
惑訓古支離橫渠之後文不在茲天生夫  
子其或意在斯乎伊昔賢哲德必永年云  
何夫子而獨不然嗚呼痛哉夫寔爲之既

喪斯文三峯奕奕九曲云云浩然元氣終  
古同存嗚呼痛哉嗟余小子宮墻早陟奉  
德瞻恩真同罔極俯慙謏薄何以報之無  
忝師門終身是期日月不居歲且更始奉  
爰斯丘千秋萬祀隕涕陳詞含哀曷已嗚  
呼痛哉



李石疊集卷之四終

西亭書院

附錄

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富平石疊李  
公行狀

周鎮國中尉西亭子睦榘撰

右僉都御史石疊李公之卒踰月也其子  
然羔暨甥熙咸徒跣過睦榘之廬而泣告  
曰先子敷歷中外餘二十年而官中土者  
十有三載其行懿之詳第然等冲昧弗及  
知然知之深且久莫踰先生今將論讓厥



績以示來世惟先生其圖之予既屢謝不獲乃曰嗟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矣而睦樛與公生並時也而又遭遇于茲久矣揖儀糾德予賴造就實多嗟乎忍弗識公之行邪於是雪涕而爲之狀曰李氏其先遼烏古論部人役後降於金因姓烏古論氏金末有諱速可者爲鎮耀大將軍及元兵入疆棄其爵徙居富平流曲里易姓曰李故至今富平人指其塋處曰元帥墳稱

其姓曰金牌李氏云公高王父諱惟忠者生讓讓生文政贈奉政大夫成都府同知文政生恕登弘治丙辰進士官至貴州布政司左叅議叅議君寔公之考也初母宋宜人從叅議君居德平時夢紅日如輪墮懷中寤而生公公諱宗樞字子西生七歲即善詩十歲日誦古文數千言十六補縣學生乃見知於朱凌溪受禮於南瑞泉二公者皆天下藻鑒人也每試其文大奇之



曰是夫夫也它日所就奚翅科第也已無  
何參議君卒公服喪三年至丙子始膺鄉  
薦次年詣禮部試不第歸益砥志憤發究  
極閔奧歷七年而當嘉靖癸未登進士第  
觀政刑曹甲申授諸城令諸城故彫殘而  
多戎衛巨室素號難治公以周慎嚴敏諸  
衛吏咸振懼之已千戶某奪民田公懲之  
治不貸其豪宦故侵地者皆爭來嘗而田  
歸不啻萬畝嚮之逋民亦復稍稍引還就

西亭書院雕

業縣境又東接海濱厥地多大盜出沒無  
時歲熟聚刈其禾而徙於海率爲常尹不  
敢捕公治邑三歲盜皆屏跡故東人悉服  
公神明云戊子以異徵授監察御史奉  
命督修 悼靈皇后陵未幾告成會宣大  
有警廷議久之不決或薦言之 天子非  
御史某不可 上敕公按宣大及至陳邊  
之亟欲治者有十一曰遣重臣以脩邊備  
二曰嚴考察以慎邊臣三曰改官軍以墾



邊地四曰禁買功以清邊弊五曰增墩堠  
以便邊防六曰處本色以裕邊餉七曰修  
屯政以輔邊儲八曰移充發以實邊鎮九  
曰舉簡汰以精邊軍十曰設所治以禦邊  
患策既上大司馬用之其年邊域果寧而  
上頗親信云當是時御史大夫鉉附離當  
途濫司風紀公抗疏劾鉉不法語甚危切  
上覽之爲之動容自是中外咸敬憚公而  
鉉亦稍知省懼云又論兵部左侍郎某副

西亭書院

都御史鑑皆免其語俱載前後疏中明年  
鉉晉冢宰銜之出爲潁州兵備潁當南北  
之衝訟牒稱繁公治責其大指掃除苛細  
故未及歲餘而聲稱籍甚而薦者十有三  
然鉉竟莫能中傷云乙未銓宰代乃遷河  
南布政司左參議會賊寵據於鄆公帥師  
勦之既平獲璽書金幣之勞戊戌轉按  
察司副使己亥皇帝南狩承天公亦與  
從事二月丁卯駐蹕衛源是夜行宮災



事出卒急勢莫可弭。上驚怖之，暇責撫  
按藩臬長諸臣，莫即救至，皆下詔獄。乃  
臨軒更選博詢四岳，遂得公以副使擢左  
叅政，尋擢按察使，分督扈從之役。先是中  
官之屬數千人橫於道路，褫奪有司衣馬，  
拂其意輒鞭撻之，故撫臣以下皆莫敢見。  
每侍朝畢，即趨匿民舍中，以故行宮  
遇火，諸臣卒莫能至。迄公爲按察使，乃同  
撫按公詣關，奏禁而中官輩亦不復放。

悉云是歲七月朔，宋宜人卒於家。公聞計  
越七日，西奔關中。是時虜數犯境，三晉多  
蹂踐之，而邊鎮守臣累以事罷去。上憂  
之，乃詔廷臣各舉所知。於是天官卿臣讚  
入白，公可任。大重頃之，給事中臣汝默監  
察御史臣崧等，謔議僉同。又各聯名薦公  
等十九人。如許云云。奏既入，公適制闕，  
遂起復河南按察使。其時邊烽未息，境內  
騷動，而任吾土者皆遑遑然未寧。於是用



公由按察使拜右僉都御史保釐茲土公  
風裁素持而中州之人咸引領以望治云  
公被命之始務爲鎮靜簡又故即散守  
城之役徹募勇之旌罷挽芻之急乃於吾  
兒峪羅家郊相地設險分兵塞隘羽檄雖  
馳常度不改是故再歲而民若罔知有邊  
患已公又時時巡視諸郡敷宣德意而  
大梁者習俗故奢不遵軌度且多姦宄巧  
劫之徒徃數禁之而不止也公伺察皆密

西華書院

知名下吏捕之盡服擒諸游俠博徒悉惶  
懼逃去故傳曰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  
相濟政以是和信哉言乎公性堅直廉正  
無所阿避於民隱尤急徃祥符當郡縣孔  
道司府公役之需獨於是取歲且不訾而  
邑用浸敝公歷蕃臬時已諳其故至是盡  
釐革云明年復陳災疫請賑恤均徭役緩  
征輸百姓歌樂之詩大雅有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非公之謂乎故卒之日知與不



知皆爲盡哀亦可以徵公矣陸櫟曰余曩見劉倅具言公嘗檄漵等廉訪諸郡邑中凡病國裨民可興可裁厥大者悉令條具越數月漵等察其事爲國病者若干爲民裨者若干咸可施之政治條具已就而公疾不起矣悲夫悲夫歿之日陸櫟收其遺藁得詩文諫草四卷皆精細言華行將梓傳於世云公配王氏誥封恭人生子四長即然生員娶于穆次即羔舉人娶于張

次鰲次燾尚幼女二長適耀州舉人左熙次許通判左思敬子煦孫男二延齡夢齡孫女一皆幼距公生於弘治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嘉靖甲辰六月三日得年四十有八嗚呼使曜靈假年竟所施設則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今子然等十以某年六月 日將塋公於某山之原陸櫟謹據所聞敘次爲狀用著其大都若其誌勲銘德藏之玄室以存永永尚竢當世哲



人君子予允矚望于茲  
富平公集刻既告竣予復以其狀附載  
卷末蓋欲後之覽者詳知公之素履若  
此云時庚戌夏四月十日睦樗又題

西京書局藏  
大清宣統元年五月十三日  
西京書局藏





